

##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rchive 康尼岛历史工程口述历史典藏

Interviewee: Yi Xin Tong

受访者: 童义欣

Interviewer: Jiangxin Jin

访问者: 金江歆

Content © 2019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內容©2019康尼島歷史工程。

All material on the CIHP website is copyrighte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金江歆	大家好！我是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的金江歆。今天我们将一起来采访这位中国的艺术家童义欣。
童义欣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童义欣。我是在江西庐山出生，三十岁了。然后我是2012年，六年前来到纽约，然后一直待到现在。
金江歆	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从你在中国的故事开始说起，是什么契机促使你来到美国，包括你为什么去 NYU 学了这样一个专业，是什么让你走上了这条路？
童义欣	<p>在中国因为，读书的时候专业选择不一定是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所以说可能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原因吧，所以说我选了地质学，也有些兴趣。但是地质学的话，可能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也挺有意思挺有诗意，和自然的关系很紧密，但其实真正学的时候基本上全是方程啊数理化啊，其实和自然的关系是很遥远的。因为它要么很微观要么很宏观。所以说当时读了两年之后觉得，可能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在这个方向上，所以就在找机会转专业。但中国又没有转专业这一说法，所以只能退学。所以说我就退学了。</p> <p>然后当时我是去了加拿大，重新读了一个本科。当时还挺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托福也没考，什么都没准备，学校也没报，直接就过去了，直接买了机票就过去了。但是半年之内我就托福考好了，申请学校申请好了，开始上学，是很幸运的事情。进了一个学校，它对艺术的理解是当代艺术。当时我只知道我想做艺术，但我都不知道当代艺术是什么其实，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到了之后就觉得非常适合自己，学业上和艺术上。本科毕业之后就四处申请学校，大部分都是欧洲的学校，一个加拿大的学校，一个美国的学校。</p> <p>没有想到太多会来美国，对美国不是特别，可能不是特别适合自己作品的风格。波普艺术什么的，这特别的重要。但对我个人来说，流行文化不一定是非</p>

	常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可能当时来 interview 的时候，来纽大 interview 的时候感觉这城市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原因，觉得好像美国就像一个大船将倾一样，国家快要倒塌的状态。乱世的话都会有意思，所以就来了纽约。
金江歆	所以你当时是几年来纽约参加纽大的面试？我还很好奇它为什么给你的感觉是大船将倾？
童义欣	当时是 12 年的春天来面试。美国的话，不管是大家说还是个人体验，或者从媒体上的一种，或者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个国家就有很多问题吧。比如说纽约城市第一眼看到它，就极度的，有一种瘫痪状态，就是一种半瘫痪的状态，很多东西都特别陈旧。然后从政治、经济上也是，一直有很多问题。不是很多人一般都说美国好像在往下，一个大的局势来说。后来奥巴马不也说要重新振兴美国，Trump 也说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都是自身也在承认它本身不是在一个积极理想的状态。
金江歆	在你第一次来纽约之前，你对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印象？你有没有对它有个预设？到了之后的感觉和你之前的预设有很大的反差或者给你很大的冲击吗？
童义欣	在中国的时候感觉，因为中美有一种对立的状态，在某种政治层面上。所以说在中国政府的言语上，可能会说美国有各种问题。当时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也来过美国，是在西岸那边。加拿大人也经常会调侃说美国人很粗鲁啊，很自豪，不会理其它国家的这种态度想法，自以为上。然后来了之后，纽约城市和其它城市也不太一样，可以说完全和美国其它地方不同。有一点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纽约很像中国，就脏乱的，那也是吸引我来的一个原因。
金江歆	脏乱的，你是觉得这个和北京更像吧，和江西不一样吧？
童义欣	其实这两年中国变得特别干净。我今年回国的时候，北京就特别特别干净，就像台北啊、首尔一样，我觉得挺不习惯的，可能是那几天天气特别好吧。比如说去年，城市整治、低端人口清空，我觉得可能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城市的干净这种感觉。但也有些小巷子，我还挺喜欢那种感觉，就很接地气。纽约在某些地方是也挺接地气的，不是那种西方园林式的整洁、人工斧凿痕迹很清楚。
金江歆	下面我们重点讲讲你的艺术这方面的经历，从学习到开始自己办各种各样的展览，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项目，这些经历你可以简单地谈谈吗？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到 Gravesend？

童义欣	其实我来纽约就是住在 Gravesend。当时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地方住，当时只是觉得可能住一个月就搬走吧。当时到的时候，网上联系的一个朋友，她说她这边有个房子，她也住在里面，她说楼下有间地下室，你可以住一个月，只要三百美元。我就去住了。然后一住就住了两年，在那个地下室里。其实我在读书期间就一直住在那个地下室里。环境其实很恶劣。墙上会发霉呀，非常潮湿。柜子上都会有雨珠渗出来。对人身体影响挺大的。但是后来的话，楼上的房间，还是同一个房子，楼上的房间空出来了。然后我想我的作品以后还是要搬回家嘛总需要，毕业之后。因为作品很潮的话就会有影响，所以我就搬到楼上去住了，这样作品不会受潮。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又住了四年，一共就是六年。对，就在 Gravesend。
金江歆	一开始是出于价格的原因选择了那边，确实这个价格很便宜，后来为什么一直在那边？
童义欣	原因的话看是怎么让自己相信这个原因吧。比如说当时便宜的话，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富有的背景，做艺术或者来纽约，当时肯定会找相对便宜一些的。其实我在那个地下室里还做了一些作品，其实对我作品的影响也很大。我做过一张音乐的专辑，就叫 <i>Basement</i> 。然后有在那个 basement 录的声音，也有那种整个那种心灵压抑的状态的一种影响。比如说我当时有想，像一个地下室，它很特别，因为它的四面的墙，外面不是空气。普通的房子的墙外面是空气，但是一个地下室的话，它墙是一个无尽止的延伸，外面还是土，土外面还是土。这东西我会去思考。还有一个原因挺好玩的就是说，别人经常问我我会说，我愿意住在那边就是因为那边没有一个艺术家。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当代艺术的区域，这很特别。而且我也不想扎在全是艺术家的地方，像什么 Bushwick, Williamsburg, 还有很多其它地方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名称很诗意，墓地的尽头。我后来有一个专辑就叫做 <i>Gravesend Attic</i> 。《墓地尽头的阁楼》。
金江歆	那比如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六年了之后，你觉得这一段时间过来，你对这边环境的感受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六年间你自己的成长，包括你和这个环境的关系和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及新的想法？

童义欣	其实是有变化，是这样。当时来的时候，因为每天是去曼哈顿工作，工作是在曼哈顿因为学校，所以其实没有很多去关注这个社区，Gravesend。但是之后，至少是毕业之后，很多时间可能是待在Gravesend。有段时间工作是在Sunset Park，这都很近的距离。就会去想，周围的环境会不会给我一些启发。既然我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全是Russian, Ukrainian, Chinese，非常不主流。其实别人跟我说我都觉得我不是住在纽约的，因为太远了，文化上也特别不同。我就想开始发掘。有一次机缘巧合就去Coney Island Creek钓鱼。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
金江歆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当时你第一次去那儿钓鱼的感受，你看到了什么，是什么让你觉得打开了新的天地，就是你最喜欢那里的什么部分？
童义欣	我第一次去的话其实是我生日那天。当时没什么事我就想出去走一走。有钓鱼竿和鱼饵，我就在地图上找去哪里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片绿地在海边。我就说那就去那边吧，到了之后就很惊讶。我去的那个地方叫做Calvert Vaux Park，就在Coney Island Creek旁边的一个公园，是临海的。然后那个公园，感觉是半废墟的状态。那边的那些楼也很陈旧因为像东欧的那种，前社会主义城市的那种破败的状态。因为那公园里杂草也是丛生，很奇怪，我觉得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就和纽约的这种城市的图像非常不一致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钓鱼，当然没有钓到。其实钓鱼，那之后一年之内经常钓鱼都一直没有钓到过。因为每个地方钓鱼的方式其实很不一样，是一门学问。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第一次钓鱼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鱼的，因为那水可能才只有三米深呵呵，但第一次完全不知道，还钓了好几个小时。挺傻的。
金江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钓鱼的，是更早吗，当时是怎么开始了这么一个兴趣？你有很多作品是和钓鱼，fishing trip相关的。你为什么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你特别喜欢、享受钓鱼的哪一部分？

童义欣	钓鱼的话，我小时候会和爷爷钓鱼。就在湖边，庐山上的如琴湖。但那都是自己跟着玩儿。我当时也会自己做渔具，手工艺其实从小就喜欢做。比如我小时候家人从来不会给我买玩具，我所有玩具都是自己做的，这和后来做雕塑什么的可能也相关。真正钓鱼的话其实是从那个生日开始吧。然后算是上瘾了的状态，甚至每天都会看 YouTube 的视频，看别人钓鱼，以那种第一视角，Point Of View。看别人钓鱼的这样一种过程，然后自己去了解纽约的水域，不同季节有什么鱼会出现，再捣鼓那些渔具啊，开始钻研怎么钓。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那个 Jamaica Bay 钓到了第一条。钓鱼吸引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可以一个人，就可以逃避很多事情，也是可以把我带回自然的一个事情，一个活动。比如说即使在自然环境中走的话，我没有那种和它身体上直接发生关联的方式。从语义上来说，我钓鱼的时候，我的手通过鱼竿和一根线，就连着了水。当有鱼咬的时候，就连着了那条鱼。就是物理上的连在一起了。而且钓鱼后很兴奋，有鱼咬的时候，就感觉和另外一个东西发生了关系，一种沟通和交流。比如不同鱼咬的时候你会知道是什么鱼，它有多大。都挺有意思的。
金江歆	你提到第一次钓鱼是你的生日，那是多大的生日？
童义欣	2015 年？可能就是 27。好像吧，呵呵。
金江歆	那我们再谈一谈你的作品。你可以给我描述一个近些年最满意或者说对你来说有特别意义的一个作品或者一个项目吗？

童义欣	<p>我觉得我就说一个和 Coney Island Creek 相关的也是我整个这个钓鱼项目最初的作品。嗯它叫做，《灌木丛的前面有水》。嗯，然后整个项目叫做，《纽约市钓鱼之旅》。做纽约市钓鱼之旅的一个原因是，每次别人问我，我说我在钓鱼他们会很惊讶，就说纽约竟然可以钓鱼吗？纽约有水吗？我觉得其实人们真的很不在乎自己不在乎的一些事情。任何人都是这样的。纽约是一个岛，比如说曼哈顿完全是一个岛。Brooklyn, Queens 又是 Long Island 的一部分。但人们的话可能只会往内看，看到高楼大厦这些，非常土质的而不是水生的。我就想做这一系列的东西，至少能让我去看不一样的东西，在纽约。然后那件作品叫做，《灌木丛的前面有水》。就是在那个 Calvert Vaux Park. 我刚刚和你说的那个公园拍的。那个时间很特别，一年大概可能只有三天时间吧，那边的灌木丛没有人打理。因为它还是会定期会有人去剪草什么的。那个灌木丛在夏天，大概是六月初的时候，没有人去打理。它紫色的花正好开了。然后那个花期很短，可能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当它就是最最丰满的状态，可能也就两三天吧。我就恰好在那个时间去拍了那件作品。那个灌木丛可能有人高，甚至超过人高。我就端着相机，就跑过那个。已经看不见路了，路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然后从里面，灌木丛的这个，它所谓的入口处一直走走走，像慢跑一样穿过灌木丛，然后慢慢到达一个视野相对开阔的地方。前面可能看到的是，沉船，就是海湾里的沉船。然后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的那种后工业城市的轰鸣的状态和图景。在过程之中我后来又加了一些就像说唱一样的段落，说唱很多鱼类的名称啊。大部分都是纽约州本土的鱼。后来我知道了很多鱼我都钓到过，哈哈。就比如说 striped bass，银花鲈鱼；有 summer flounder 就是，广东人叫做左口，我们叫做比目鱼。还有其它很多像 porgy 这些。这过程好像就是说，一种渴求吧。比如说我穿过那个树林我一直在叨，说这些鱼的名称，中间也夹杂，“到了水边我就可以钓鱼，灌木丛的前面有水，到了水边我就可以钓鱼”。夹杂着这几个语句，好像对渴求的那个点有一种身体上的奔跑过去，想触及到它。但其实这个视频到最终，也没有任何钓鱼的内容的出现。仅仅看到这些萧条的那个，嗯萧条的场景。这中间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到了那种相对开阔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城市无家可归者，他们在公园里面牵了一根线晒衣服，做饭，瓢盆也有一些，就其实很雕塑的一种状态，在那个，在空间里面拉出来。它的存在也反映出这个公园不太有人管。城市它有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空间。能够让某些东西能够存在。有一次还看到有人在里面做萨满的仪式啊什么的。</p>
金江歆	<p>你在这边会有那种离家很远的感觉吗，或者说纽约、美国有没有什么城市或某一片地区让你能感受到和家乡的关联？</p>

童义欣	家乡的联系的话，可能真就只有 Coney Island Creek 一个地方了，就纽约里面。如果说家的感觉的话，这个地方有。其实整个，家的概念对我来说已经很多年都不太存在了。甚至我家乡本身的话，因为发展啊，政府所谓以发展为名义的破坏，就是已经使我的家乡有些面目全非。所以这种家对我来说，真实的家乡也是在一种记忆中的存在。这边的话，和家关联最像的应该就是 Coney Island Creek。因为纽约整个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地方，我的家乡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经常会去其它国家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会想回纽约，然后回纽约我就会去 Coney Island Creek 去走一圈，感觉就是回家了一样。但纽约其它地方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曼哈顿、布鲁克林其它地方，甚至 Coney Island 本身。至少在美国我觉得，在纽约，作为他者的外来感非常强。社会的这种异化，异化性也非常的激烈。很难感觉有家的感觉。
金江歆	你现在比如说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待在这里，还是说我看你其实会往返于国内和这边办不同的展览而且会跑国内的不同的城市？
童义欣	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边，并没有做特别多的事情。我可能找到了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吧。虽然说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能无法逃避的人的一种本性吧。一年最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会回国。回国的话就会把行程安排得特别满。比如说你刚刚说会去很多地方。其实可能就在两个星期之间我会去十几个城市。比如说每天我会飞一次，或隔一天飞一次，或坐一次火车。有种旅游性质的那种状态。但是也都是在工作。比如说用老一点的词叫采风，去体验。然后中国的速度很快，比如说这次回国，各种艺博会，展览什么的，从早到晚，就不可能有一刻喘息的那种。很 exciting，很有激情。但是，也很累。就，感觉美国真的是，非常的，很安逸很停滞，可以闲下来的一种状态。嗯中国不太会有。在城市里应该不会有这种状态。
金江歆	所以你现在其实已经在这里定居了，然后是为了工作的原因才会回国是吗？
童义欣	我一直是那个 O-Visa，艺术家签证。但其实每次别人问我是不是喜欢纽约，我都说不喜欢，或者有时候说很不喜欢。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没有家的感觉。或者说没有那种存在的感觉，别人不会对你有一种认同感。所以说也一直，不是说考虑去其它地方，就是说我会对去其它地方比较开放吧。然后其实我一月份就要去加拿大教书。去大学教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可能会回来，应该会回来。因为应该不会待在加拿大。加拿大其实很舒适。社会的那种，阶级、种族之间没有像美国那么强烈的一种冲突、对峙。自然环境保护得也非常，相对非常完好。人生活比较舒适，可能我也并不想以那种很舒适的状态去存在，对。
金江歆	我看你的介绍里有写到，你以前 12 年 13 年那段时间在 NYU 兼职教过影像方面的课是不是？你这次去加拿大也是教类似的课程吗？

童义欣	不是。在 NYU 是教的影像，影像为主的理论和工作室兼并的课程。然后这次去加拿大是，其实是我本科那个学校，也是巧合吧，其实我当时已经在办绿卡了。就是犹豫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决定办绿卡。然后就在办的时候，我本科老师联系我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微小的可能你会回来教书愿意回来教书。我觉得，其实回去教书，仅仅是一个学期，是一种体验，对我来说也有一定意义。因为那个学校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学校对学生有一种很友好的这种感觉。在美国是没有感觉到的。比如我经常跟别人说美国的大学，甚至是说研究生，仅仅是说艺术方面的话，都是一个 scam。就完全是一种骗局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学到的东西相对加拿大的学校太少了。这边大家也不怎么读书，反智倾向又重，商业倾向更别说，完全是一种大家都理所当然的事情。学费却有十多倍高。所以我对美国的教育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我去教书，教一个学期，可以改变一下环境，可能也会让我想清楚是不是应该在纽约继续待着。
金江歆	所以从你当时最早来纽约，包括你去加拿大上学，都是你一个人。你的家人一直都是在国内是吗？
童义欣	其实我，因为我当时能有这样一个原因去加拿大，就是因为我那边有亲戚。我有一个舅舅在那边，就过去了，像投奔一样。在纽约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就挺好的，就比较自由嘛。
金江歆	你能不能讲一讲当你在国内做展览的时候，把你的艺术带回国的时候，国内的观众给你的反馈，以及你的一些感受？
童义欣	总体来说的话，因为我的艺术的教育是在北美，大部分作品没有很多直接和中国本土相关的内容，所以说有些层面上他们会觉得，就像，就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做出来的作品。有人会觉得很有意思，有人会觉得就应该批判。这都，都没有关系。不过我最近也有做一些和家乡有关的作品。这个也是出于我对家乡的一个情感。对家乡被破坏的一种，一种失落。说把艺术带回中国，你刚刚说到的就是把关于 Coney Island Creek 的作品或关于纽约市钓鱼之旅的作品带回中国，这个就和 Coney Island 相关了。带回国内的话，我记得有观众他说，啊这竟然，这是纽约吗？他说这不就像中国二三线城市那种小破地方吗。因为我的取景有些都是从北面看南面，Coney Island。就没有像这边 amusement park 这些比较象征性的建筑。像城市的一些高矮楼房这些，废墟就在房子前景上。就大家都很难以相信是在纽约拍的。嗯这其实也挺好的。其实和在纽约展出的话，造成的反应其实是很类似的。因为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纽约。比如看到很多植物那个视频，他们会觉得是个环境很好的，比如纽约上州或其它什么地方。

金江歆	你刚刚说再补充一些关于你在 Gravesend 生活的一些非艺术相关的感受和经历。
童义欣	Gravesend 我很喜欢我这个房子，它是以前是意大利人建的。从外面看就很 gothic。它和其它房子都不一样。很少人来我家这边但有人来过，他说，哇他说我像住在古堡里一样，被锁在古堡里的人一样。挺有意思，就挺诗意的。然后周围环境的话，大部分是俄国人和广东的中国人。然后食物方面，其实真的和生活、经济影响很大。比如说我住在这边的话，消费真的会少很多。我如果在中国超市买一些 grocery 的果蔬，食材，我是自己做饭，最近几年毕业之后，就会便宜很多。然后其实比就是比较好的超市，Trader Joe's 这些，其实东西更新鲜。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中国超市每天会更换很多很多次蔬菜水果。我对这个也挺有感情的就是，每个星期会去买一两次菜，自己做饭。然后有时候也会去俄国超市买他们的甜点那些。东西也是特别便宜，甚至比中国的还要便宜，因为他们大部分食物都是 preserved。不是新鲜的，他们处理加工包装的。然后我现在也只喝俄国啤酒。呵。又便宜然后度数又高。对，八度。不浪费，哈哈。
金江歆	你自己觉得你的这一路创作过来，有没有什么主线，或者说是你在寻找，在探索的比较核心或者说 in common 的一个主题，或者什么东西在里面？
童义欣	这个，比如说我在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创作的那段时间的话，由于社会艺术语境的不同，那边的话是比较激进，比较先锋，传统的先锋概念，要鼓励作品每一件不一样，每一件都要有突破和创新。但是来到美国之后，不一样。因为美国这边是以市场为主导。各方面东西都很强势，话语权、话语权持有者。所以说大家会非常努力地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让自己的作品变得相对单一，但是很强。很强得像一个签字，signature 一样。不是说完全妥协，或者改变，但对我有一些影响。我可能会说考虑在某一种线上去深挖一下，尝试先在某个主题上深挖一下。就可能影响我作品去思考某些具体的问题多一些。比如说水生生物，marine animal。还有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和现在很不一样的相反的关系。比如说当某些动物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的话，它对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很多是在一种虚幻的空间中去构建不同的世界。就像一种，渴望小时候一样。但风格上其实还没有，没有说要急着去找到一个能统一的东西。可能也是我过去的历史让我无法去找到这样的东西吧。
金江歆	你刚刚提到你在家乡在做的口述史的项目，能不能简单地讲一讲？

童义欣	<p>嗯家乡庐山，庐山上有一个动物园。叫庐山动物园。它是 1953 年开始建，之后一段时间都很火，就很多游客会去。然后它九十年代之后，就开始衰落，然后就关门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几年前去的时候，发现一些笼子里面有人住过的痕迹。我慢慢就了解到，其实就是说当动物离开那个笼子搬走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就因为经济改革没有分房，他们就没有承担房屋的能力，他们就搬到笼子里去住。就很奇怪嘛，人们自愿搬到以前关动物的笼子里去住。然后他们会对笼子稍微有一些空间改造，然后他会放家具啊什么的。孩子的文具啊什么的都很奇幻。我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里面是不住人的，但有他们住过的痕迹，又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做这个项目。获得尽可能的资料吧，因为有文革和很多事件的话，很多资料都已经丧失了。就不能找到很多文本上的东西，我就想办法去做口述这样，采访。然后就找到了，大费周折找到了两个最有意思的场馆，就是关动物的建筑的那个设计师。采访了他。然后还采访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以前是兽医。她又是饲养那些动物，然后又有些科研项目。以前动物园都，现在也一样，它都是有一些科研项目在做。这些老人家都很大年纪了，然后他们会回忆当时动物园的状况，然后一些奇闻异事。然后后来政府现在，因为它不可能去重新做动物园，现在的政府它只会说哪种东西可以挣钱。然后政府领导他都要做政绩，所以说就一直在做一些让老百姓很不赞同的这些项目。所以说庐山一直都在破坏，很多其它地方也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欲望通过这样一个比较虚构的一个，这个里面去找到一种，一种解放吧。因为我觉得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很难去让现实变得更加美好。可能只能通过艺术上的，这种虚构的空间，去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状态。</p>
	END OF INTERVIEW